

长篇历史小说
金斯顿 / 著

大太监魏忠贤

天 阉

黑欲

上卷



作家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0 8211 1

天 國 海

太監魏忠賢

● 金斯顿 / 著

(京)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阉/金斯顿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1995. 4

ISBN 7-5063-0905-X

I. 天… II. 金… III. 历史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6313 号

天阉——大太监魏忠贤

作者:金斯顿

责任编辑:金 静

装帧设计:李法明

封面题字:运 强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北京仰山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56.8 千

印张:25.75 插页:4

版次: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5063-0905-X/I·896

定价:26.00 元(上、下卷)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失去性别的人

据说，泰国有一种奇怪的人文景观：人妖。男人做了变性手术成为女人，以娱人为生。其实，人妖还算不上多么离奇，变性毕竟还没有失去性别，不过是阴阳交换个座位而已。真正怪诞的恐怕还是古代中国的宦官：说是男人，生殖器已经割下；说是女人，也匮乏相应的构造，变成一个失去性别的人，这才是真正奇异的人文景观。

宦官制度源远流长，名人辈出，如唐代的高力士，清代的李莲英等，而其中名气最大、登峰造极的大约要数明代的魏忠贤了。这位目不识丁的赌徒借助昏庸的皇帝平步青云，炙手可热，操纵中国达五年之久。势力最盛之际，敢于皇宫跑马，自称九千九百岁，生祠遍及全国，呼风唤雨，不可一世。为什么一个村夫能成为左右中国的政治大明星，成为古今第一阉人，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、政治学家去探讨，我所关心的则是作为宦官的魏忠贤这个人的心态和命运。

魏忠贤原是一个正常的青年，拥有一切男人应有的正常要求。然而，他丧失了一个男人最根本的标志，没有能力去圆

一个男人的梦。他忍耐着，随时随地搜寻机会，准备投机钻营。一旦得势，便像一只疯狂的雄狮——不，阉狮，怒吼、咆哮、跳荡，醉舞神州，留下一行带血的足迹。他疯狂的嗜血也许并非本能，而是对迫使自己失去男人性征的立方报复，是对天下所有男人的仇恨和对所有女人的霸占欲望——这正是一个宦官的变态心理。

不过，魏忠贤毕竟只是一只大汽球，他无限地膨胀，旋转，升高，膨胀，终于爆破，碎片纷纷扬扬。他加入了一种旋转体系，就只能带着加速度疯狂旋转，否则，他就会被甩出这个体系。他的发迹与毁灭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野心——并不是魏忠贤造就了魏忠贤，而是一种制度、一种文化造就了魏忠贤。他杀人如麻，把中国变成一座巨型屠宰场，是嗜血的魔鬼，这是不移之论。不过，从某种意义说，一个失去性别的人是否本身也是受害者？押上历史审判台的究竟应该是谁？

这里并非为魏忠贤翻案——翻案这个词过多地纠缠于道德评判——而是以人的视点重新思考历史，思考历史人物的心态和命运。

魏忠贤死了，大明江山也随风而去。到底是由于魏忠贤的作祟加速了明朝的覆亡，还是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魏忠贤的命运？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。不过，历史并没有死，因为我们还活着。

金斯顿

1995年3月

第一部 黑 欲

目 录

引子 碧云寺的幽灵.....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妖风黑雾向日飞	(1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- § 1 夜半高元殿,皇帝和贵妃在神像下约定密誓
- § 2 万历皇帝偶尔一次冲动,制造了另一位皇帝
- § 3 在被窝里,郑贵妃告诉皇帝:你的儿子才十三岁,已经不是童体了
- § 4 王锡爵拍拍学生的肩膀说:三王并封,妙!
- § 5 密誓打开,常洵的“洵”字恰好被虫蛀掉,万历叹一口气:此乃天意!
- § 6 王贵妃抚摸着太子的头:我儿长大如此,我死无恨了
- § 7 福王和贵妃相对哭了一夜,摇着肥胖的身体离京上路了
- § 8 黄昏慈庆宫,一名莽汉高举木棍向皇太子打去

第二章 红丸催命	(8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- § 1 八名美女如花似玉
- § 2 光宗服下药,一泻如注,一夜拉了四十三次肚子

- § 3 皇帝称赞李可灼说：“忠臣！忠臣！”吞下一粒红丸，当天晚上便驾鹤西游了

第三章 谁藏了皇帝…………… (106)

- § 1 李选侍正抱着太子亲热，王选侍推门进来
- § 2 魏忠贤说：对付大臣得准备挺杖！
- § 3 小爷，小爷哪里去了？
- § 4 老娘躺在乾清宫，就是不搬！
- § 5 天启皇帝登上宝座，正接受群臣大礼朝贺之时，忽有内监禀报：“皇太妃自缢了。”
- § 6 方从哲纵有一百张嘴也分辩不清，回家养老去了

第四章 戎装宫女…………… (140)

- § 1 王安还没来得及再次辞谢，王体乾已抢占了官位
- § 2 蚰蚰儿竟然绝食而死。天启帝说“忠臣！忠臣！”
- § 3 客氏一身戎装，更觉风流

第五章 峥嵘初露…………… (170)

- § 1 崔呈秀对魏忠贤说：“爹爹请上座。”
- § 2 魏忠贤搂住客氏接吻，一边儿的宫女拍手叫好
- § 3 载了金银财宝的车子络绎不绝，往河北肃宁魏忠贤家里走去
- § 4 他把客氏的帐子一掀开，床上躺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

第六章 飞旋的鸡毛…………… (206)

- § 1 李永贞微笑说：这已不须大哥下手了
- § 2 好，好，孩儿们，喝交杯酒！

§ 3 呈秀真是咱家的诸葛亮呀!

第七章 红血洗白莲…………… (235)

§ 1 “黑冠呀,咱的黑冠,皇上那儿可靠您老人家给咱家争脸了。”

§ 2 天启帝忘了自己是皇帝,撅着屁股,恨不得变成一只大公鸡

§ 3 魏忠贤绝望地大叫一声,看见小熊嘴里衔一朵白莲花飘落在他的身上

§ 4 春药发作,他不顾缇骑的阻拦,拼命向那女子冲过去

§ 5 魏忠贤拉弓拈箭

第八章 鬼魅踰阡…………… (303)

§ 1 天启帝一箭射去,魏忠贤翻身落马

§ 2 油锅里有一颗人头在动,朝她大叫:客姐,你也来了!

§ 3 “万岁爷,大事不好,天上的星星要掉下来了!”

§ 4 色,以色雪恨!

第九章 狂儒吁天…………… (361)

§ 1 “兽就是兽,喂则又忠又贤,不喂则不忠不贤。”
话音未落,背后一枪刺透

§ 2 听完杨涟的《二十四大罪疏》,魏忠贤的内裤都湿透了

§ 3 “咱们新帐旧帐一起算,你们的每一根头发都要作好价钱!”

第二部 红 殇

目 录

- 第十章 血雨腥风六君子**…………… (401)
- § 1 “姓林的，滚出来受死！”
- § 2 “甬说是一只铁鸭子，他就是钢筋铁骨的猛虎，也能让他化为一炉铁水！”
- § 3 一道闪电，两根铁钉楔进杨涟的耳朵
- 第十一章 天堂孽恨**…………… (453)
- § 1 火神在坐台上，摇两摇，晃两晃，一个跟头栽下来，摔得肝胆俱出，泥土满地
- § 2 周顺昌说：“历来的忠臣不是陈尸沙场，就是献命于皇上，我怎能临危脱逃！”
- § 3 “好，杀一个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，杀一百个也是一把刀！”
- 第十二章 关外风寒**…………… (503)
- § 1 魏忠贤兴致勃勃，跃跃欲试……
- § 2 望着宫女们脸上羞涩的红晕，天启帝哈哈大笑起来
- § 3 “咱们再抓几个东林党人，让皇上高兴高兴。”
- § 4 “万岁，有人要杀奴才啊，请万岁爷给奴才做

主。”魏忠贤跪在天启帝面前哭诉

§ 5 魏忠贤的注意力已转向金戈铁马

第十三章 九千九百岁…………… (559)

§ 1 魏忠贤一脸冰霜盯着喋喋不休的觉空

§ 2 天启帝先后得到三位皇子,却一一夭亡

§ 3 小宫女鼻塞眼红,直欲流泪

第十四章 红粉玉兰…………… (588)

§ 1 她一看到宸贵妃,就想到了客氏

§ 2 张皇后扑倒在凤床上,放声大哭

§ 3 魏忠贤说:我要杀尽所有的男人

§ 4 魏忠贤飞向半空,一掌将茶几劈作两半

§ 5 不识字的魏忠贤也作了一首好诗

§ 6 挡不住的诱惑

§ 7 白玉兰说:皇上,快从后墙跳出去

§ 8 皇帝抱住了谁

第十五章 玉盘里的春药…………… (683)

§ 1 “宸妃、芳妃慢走,等等我呀!”

§ 2 被剥了皮的阿丑,嘴还一动一动地骂着

§ 3 崔呈秀对刘介说:让我借你的小妾用两天

§ 4 兰贵妃送信给崔呈秀,说皇上有难言之隐

§ 5 天启帝服了魏忠贤进的春药,连说:好,好……

§ 6 立了军功的袁崇焕差点被杀头

§ 7 吃了春药的兰、玉二妃,觉得胸中像有一团火

§ 8 信王朱由检乘辇回府,突然一支飞镖迎面刺来

§ 9 刺客是谁

第十六章 阉狮末路…………… (728)

§ 1 魏忠贤对徐应元说,就让这两个美人陪爷玩玩吧

§ 2 谁也救不了谁

§ 3 “想不到英武了一世,最后竟是这般下场。”

§ 4 刘介说:崔尚书,该把倩儿还我了吧

第十七章 钦定逆案…………… (764)

§ 1 那是杨大人的后人呀

§ 2 真过瘾,这回算是揭在他的短处上了

§ 3 皇帝对韩爌说:先生是理当尊重的

§ 4 打死他们!咬死他们!刷了他们!

§ 5 老者点头说:这才叫苍天开眼,现世现报呀

§ 6 袁崇焕对皇帝说:五年收复辽土

尾声 天地无情草木秋…………… (805)

引子 碧云寺的幽灵

冬天深了，寒冷包围了北京城。从蒙古远道而来的风沙疯狂地鼓啸，带着号子，张开翅膀，宛若一队队蒙面女巫。夜色浓重，黑暗与严寒把人们挤回暖室，街上空空荡荡，像远古的战场，又如居民已迁移的楼兰古堡，只有更夫的脚步声、梆子与木槌发出的敲击声，伴随着一声瑟瑟的喊叫：天下太平了。这时，紫禁城的灯光渐渐熄灭，爱好歌舞的皇家贵族和宫女们也沉没于黑暗之中，酣眠笼罩了北京，笼罩了紫禁城。

此刻，紫禁城里还有一束灯光抵抗着寒冷的冬夜。乾清宫里，一位青年正伏案阅读文件，一手握着朱笔，一手抚案，眉宇间锁着一段浓浓的愁意。一会儿掷笔叹息，一会儿又奋笔疾书，焦灼与无奈散布在这座古老的庭院。帘子一闪，背后走过一名女子，发髻挽在脑后，悄悄说道：

“陛下，已经三更了，歇一歇吧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这位青年正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，人称崇祯帝。皇帝转过头来，一手挽住身边的女子，忧郁地凝望着：

“唉，太平之君易为，乱世之君难做啊！你看——”他指指堆在案上的奏疏，宛若一座小山。

“这么多奏疏，全是告灾报忧的。闯贼已攻入山西，献贼正窜入四川，天下百姓为贼所苦，民不聊生。可是，你看这一帮大臣，平日总嫌官小，营营苟苟，勾心斗角，天天盼望着加官进爵，反贼一来，他们就跑得无影无踪了，有的还开门降贼。君非亡国之君，臣乃误国之臣！”

这位女子——崇祯帝的正宫周皇后摸了摸皇帝的脸，心疼地说：

“脸也瘦了，眼里全是血丝，这大明江山也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，你总得休息一下，养好精神，才能处理国家大事呀！”

“朕自登基以来，宵衣旰食，夜以继日，希望国家一天天好起来，大明中兴。谁知江河日下，乱贼四起，朕怎能安心休息？”

红烛一点点降低，火苗闪动着，照在皇后沉默的脸上，泪水静静地从眼角涌出，缓缓地越过脸颊，从脖颈沉入厚厚的棉衣里。正在这时，宫外传来“梆梆梆梆”的声音：

“天下太平了！”

夜已四更，寒气袭人，皇帝握了握皇后的手，悄声说道：

“你休息去吧，朕再批阅一会儿奏疏。”

周皇后起身回转，深情一望：

“愿陛下珍重玉体。”

说罢，回内宫去了。崇祯帝继续批阅奏章，“山顶”已被削平了一截，却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疲倦袭击日夜工作的皇帝，半明半昧的烛光下，崇祯的头俯在案几上——分明是睡着了。一名值夜班的太监为皇帝披上一件大衣。

梦来了。崇祯坐在御座上，忽然一个人峨冠博带，昂首阔

步走进宫来进谒，也不施礼，照直走到座前，双手呈上一张纸片，纸片上只有一个大字“有”。崇祯看了，甚为纳闷，连忙上前诘问这是什么意思。他的胳膊一伸，碰翻了几案上的墨盒，悚然惊醒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凶兆还是吉兆？崇祯想了一会儿，还是弄不明白，便搁下不管，又批阅文件。

冬天的太阳迟迟不肯起床，可是，朝露却报告了黎明的消息。两三颗坚定的星星固执地守卫在天上，微微地沉入晨曦的怀抱。狂吼了一夜的朔风喘息着，用力敲击屋角的风铎，已经很艰难了。紫禁城外的北京城行走着早起的人，有的在遛鸟儿，有的在打拳，有的正生着炉火，准备早点，炊烟缓缓升起在人家的屋顶。

崇祯帝一梦惊醒，再没有合眼，急件奏疏已批阅完毕。他抬起头，望望紫禁城的红墙绿瓦，朝日的红光正透过墙沿屋顶，洒在乾清宫的门前。“唧唧，唧唧”，一只喜鹊在门前的树枝上悠然鸣唤。

“今天有什么好消息么？”

崇祯帝迅速对这只喜鹊生了好感。莫非是将军们讨贼得胜？心中想着，他渐渐高兴起来，一边踱步去后宫，命太监进膳——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。袁贵妃小鸟依人般拥向崇祯，柔声道：

“看你的眼睛就知道又是一夜没睡，快来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睡过了，在几案上。”崇祯靠近贵妃坐下。饭菜已经摆好，他们一起进餐。

“噢，想起来了，”崇祯刚吃了一块点心，忽然说道：

“朕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进谒，呈上一张纸片，上面只有一个‘有’字。贵妃以为这是什么兆头？”

“‘有’，那自然是富有了。陛下富有四海，还能不算‘有’吗？！”

崇祯也愿意这么解释，可他总觉得这种解释拿不准，宛如魔术师箱子里的财宝，好像有，却靠不住，说飞就飞。揣着这不确切的希望，他出宫去见等候在门外的大臣们。工部尚书范文在乾清宫外厅里一直坐到天亮，他随时等待皇帝的征召，此时又红着眼，忍住困倦站在早朝的班列里，只听崇祯把梦中的事当众述说了一遍，然后问道：

“众位爱卿，你们认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回陛下，有者，大有富有之谓也。天下为陛下所有，众贼难成大事。这是神仙特来预告陛下的。”

一位大臣立即为崇祯圆了梦，其他人同声应和，与袁贵妃所言没什么差异。可是，听了这样的肯定，崇祯心里更没底了，本来好像还存一丝希望，现在却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了，如海边的一只船，伸伸手刚刚够着船尾，一使劲儿却把船推进了海水里，越荡越远。果然，他听见一位给事中说道：

“微臣以为并不尽然。有字上面，大不成大，有字下面，明不成明，恐怕这梦凶多吉少。”

崇祯正要注目看这说话的人是谁，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大殿外面响起，朝廷上突然无声，太监悠扬地通报：

“山西警报到！”

“四川警报到！”

两名戎装军士跪在皇帝面前，双手托起奏疏呈上，太监曹化淳接过去交给皇帝，当下崇祯知道李自成已攻陷太原，俘获晋王朱求桂，巡抚蔡懋德守城而死，张献忠攻陷重庆，杀死瑞王朱常浩，巡抚陈士奇守节而死。崇祯读一行，叹一声，两本奏疏

读完，泪水已从眼角布满了面颊。各位大臣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，沉寂使人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皇帝面向范景文说道：

“这都是朕的过失，卿可为朕代拟罪己诏了。”

说罢，掩面而去。曹化淳跟着皇帝进入内廷。崇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洗洗脸，又坐在案几前，招呼曹化淳过来。

“大伴，”——这是崇祯帝对曹化淳的习惯称呼，“你以为闯贼能打进北京么？”

“回陛下：奴才以为李自成不过是一个流寇，不足为惧。让人担心的倒是那些文臣武将，万岁爷待周延儒不薄，他却有负圣恩。依奴才之见，还是内廷的人可靠。”

皇帝对这位自幼服侍自己的小伙伴印象很好，常常跟他讨论国家大事。他把太祖洪武皇帝铸在铁牌上的话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犯者斩”早已忘得干干净净。也有大臣曾以太祖的话劝他，他却反唇相讥：

“朕从不想用宦官，只是你们文臣武将办事不力，效国不忠，不得已才动用宦官。要是你们争气，朕随时收回宦官的权力。”

大臣们没有办法，听任皇帝派太监监军，高起潜、杜勋去山西，杜之秩去居庸关。曹化淳侍护左右，寸步不离。

崇祯也以为曹化淳的话有道理。不过，北京有没有危险，他却不像曹化淳那么乐观。他又想起昨晚的梦。

“大伴，你以为朕的梦是吉是凶？”

“请陛下恕臣无罪，臣方敢奏明。”曹化淳仿佛有特别的发现。

“恕你无罪，快讲来。”崇祯对这位太监总是十分宽容。

“回陛下，奴才以为梦中的那个人正是先朝的魏忠贤。”

说到“魏忠贤”三个字时，崇祯不禁一怔，好像是不祥之兆，他感到一阵黑云向他袭来。

“大伴，如何解释？”

“先帝之时，常夸奖忠贤有功于国家。忠贤虽亡于陛下，仍效忠陛下，以‘有’字告陛下国家有望。”

崇祯沉思着，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，曹化淳担心自己的话过了头，招惹一场大祸，毕竟是皇帝杀了魏忠贤啊！他开始有点后悔，太鲁莽了。他正准备为自己开脱，向皇上证明那仅仅是一时的想法，不一定对，崇祯突然讲话了：

“大伴，这么说，魏忠贤还是一个忠臣了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不过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皇上截断了他的话。

“那么，朕要为他平反了！”崇祯肯定地说。

曹化淳放下心来，明白皇上认可了自己的想法，便乘机建议：

“陛下，奴才以为当今乱贼四起，边臣拥兵自重，朝廷正当用人之际，内臣最可依赖。如果这时为魏忠贤重修陵墓，将会鼓舞内臣的士气，为国效力，死而后已。”

崇祯好像为这一番话所感动，觉得这样一来可以笼络内臣的人心，便同意了曹化淳的建议。

“好，大伴，你去办理这件事吧。”

坐落在北京西郊的碧云寺南倚香山，风景优美。每年秋天，香山红叶一派，天高气爽，王公贵族们在城里闷了一个夏天，纷纷来到这里消遣。游山罢了，顺便到碧云寺小憩，或者向和尚们问个卦，求求签。据说，碧云寺的签是最灵验的，虽然这里的僧人不太守戒，常常跑下山去引诱那些没有戒备的女子。